我写《回家》

陶永灿

去年深秋的一天，县文联陶主席、东东、国佬等几个朋友约我去小水网鱼，因为还有点事没处理好，我是后面骑摩托去的。回家时已近半夜，我的摩托没有灯，只好暂时放在我们吃饭的小店。

第二天，花队骑摩托带我去小水。到了小水，我们又到昨晚网鱼的地方转了转。已是傍晚，穿过竹林，看见红红的、圆圆的太阳缓缓西下，好像一幅水彩画，美丽极了，我们拍了不少照片。斜斜的阳光透过竹林，洒在小河边，把芦苇照得又红又亮，感觉非常温暖。这一景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简直无法从脑海里抹去。我一定要写点东西出来，我想。

以前也是这样，看见什么无法忘怀的东西，就总在脑子里想啊想，这应该能写个东西出来的。当然，一开始不一定有什么眉目，比如是写小说、散文还是诗歌？用什么样的文学语言？是写给谁看的？等等。其实这就是一个思考、提炼、构思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写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艰苦的。我过去写文章，好多好的构思、好的句子都是睡觉时想出来的，一想出来，就马上起床记下来，有时一个晚上起来三四次。这是有道理的，睡觉的时候特别安静，便于思考；另外人睡觉的时候思维特别活跃，所以有人曾建议联合国开会躺着开。欧阳修也说过读书“三上”的话，马上、厕上、枕上。

几天以后，我写出了《回家》。

写以前，我就定好了：一、写散文；二、给学生看，也就是儿童文学吧。

散文有很多种，我没有写所谓的“六要素”，方方面面前前后后都写到，那样的文章司空见惯了，没用的信息也太多了。我只是撷取三个画面，好像三幅照片一样，中间跳跃性很大，用一、二、三标出来。用了那种空灵、优美的语言，有一点诗的味道，我把它归为意境散文。这样的文章短小精悍，语言漂亮，意境优美。

写儿童文学，得弯下自己的“腰”，体会儿童心理，俯身跟儿童说话，用少年儿童的语言来写。儿童语言有个显著特点，就是“童话”化。比如太阳就是太阳公公了，月亮就是月亮奶奶了，这本身就是拟人，就是一个童话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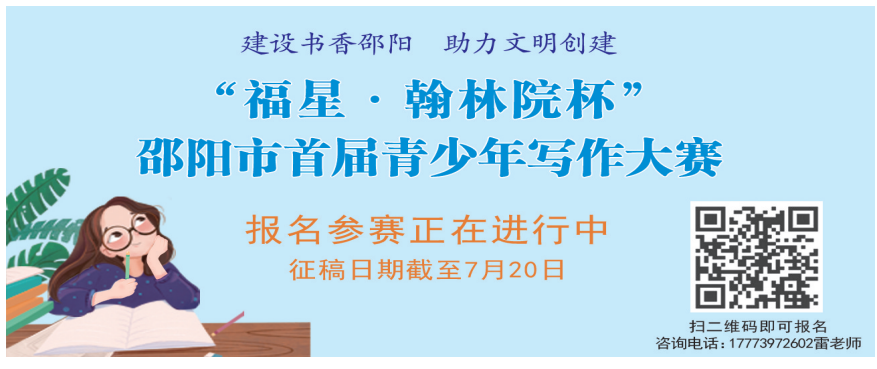
这样短小的文章，有几句漂亮话，有一个好的意境也可以了，这叫做唯美。这也是前两节的内容。但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忽然想起小时候，傍晚山村里的景象：屋背上升起缕缕炊烟，村路上牛啊、鸭子啊都一边叫一边慢慢回家，做工的大人扛着柴或挑着畚箕或扛着犁耙朝家里走……于是，我自然而然加上了第三节：“望见瓦背上升起的缕缕炊烟，孩子们加快了回家的脚步。奶奶，请您让炊烟飘得更高一些吧，让打工的爸爸妈妈，在城里也能看见。”

让我自己也想不到的是，我那么自然地想到了留守儿童，想到了打工的爸爸妈妈……现在想起来，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孩子，关注留守儿童，关注中国的教育等问题。而恰恰是第三节几句话，让这篇短短的文字有了更深的思想内涵和思想意义，也有了同情，有了爱。前面一二节是写物，后面第三节是写人；前面是写自然，后面是写社会；前面是风光照，后面是生活照；前面只有美，后面还有爱；前面只有“意思”，后面就有了意义。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恰恰也是最后几句话。有几个在外打工的人读了《回家》，说眼泪都出来了。

写到这里，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因为是一中夏老师要我谈所谓写作经验时，才这么去分析，才惊喜地发现第一、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区别和意义。我原来写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么理性，只顾一口气写下来。

最后说一点，我之所以选择写这种散文诗似的意境散文，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喜欢上了那样的文章，喜欢上了那种空灵、优美的诗一般的语言。那段时间，我还写了《山村小景》《秋天的味道》等。

（陶永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崀山风光 郑国华 摄

●品茗谈文

把生活过成诗

——谈罗琦和他的诗

唐志平

认识罗琦应该有近30年了。20世纪90年代初，邵东楹联学会刚成立不久，我们就开始打交道。起初是开会时才见面，后来因为都在县城定居，且文字交往甚密，便隔三岔五见见面。或许因为是同龄人的缘故，我们有大致相同的经历和阅历，故一直比较投缘。我对他在诗词、楹联方面的造诣更是赞赏有加，尤其是其创作的现代田园诗和“竹枝词”令我钦佩不已。

这里不妨举例说明一下。罗琦的《双抢杂咏（四首）》，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其中两首：“阿妹抛秧郎插田，一丘翻作一诗笺。手挥彩笔随心动，已把风情写满天。”“笑声挤破打禾场，揉进风中窜进庄。到处逢人传喜讯，农民网上卖余粮。”对于我们这些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对“双抢”这个词再也熟悉不过了。他将这一高强度劳动场面写得如此富有情趣且诗意浑然，不能不让人为其遣词造句的功夫所折服。

再看罗琦的《留守三题》，将笔触对准农村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进行描述，发人深思。如《留守妇女》：“不畏艰辛不怕孤，岂因留守犯糊涂。晨呼儿起声尤细，暮逗鸡回语带粗。陌上风光挥汗种，田间稻麦用情疏。闲来翻看手机里，可有冤家微信无？”将农村留守妇女粗中带细的感情和任劳任怨的朴实作风展露无遗，尤以结句令人称奇，时代气息和“儿女情长”跃然纸上。

罗琦一直在基层摸爬滚打。作为千千万万的基层工作者之一，罗琦用饱满的生活激情和生动幽默的手法描绘火热的现实生活。他的《诗意乡村》组诗，乃有感而发，寓意深远。

当前，乡镇基层干部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耕地保护、环境治理、治安维稳等方方面面，特别是加强了以环境保护、水源保护、森林保护和生命安全保护为重点的巡库、巡河、巡塘、巡林、巡路“五巡”服务。在一般人看来，这是枯燥乏味的。可在罗琦的笔下，显得妙趣横生、生机盎然。如《巡河》：“白鹭轻啼贴水飞，悠然来觅小鱼肥。情多莫过堤边柳，摆手依依送我归。”而《巡塘》中“依然还是那池水，不见当年裸泳娃”，《巡林》中“最是调皮风浪漫，深情拥我入山林”，这样的佳句仿佛信手拈来，浑然天成。

笔者以为，无论是对待工作、学习还是生活，广大的基层工作者都应该学习和保持罗琦同志这种乐观主义情怀，把工作当成诗，把生活过成诗！

（唐志平，邵东市文联副主席）

●学林漫录

贺绿汀仁心施教

刘目卿

贺绿汀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音乐教育家。他在90高龄为母校邵阳市二中谱写了校歌《我们从这里起航》：“邵水之滨，六岭之阳，有一群百灵纵情歌唱……世纪沧桑，桃李芬芳，爱国进取，奉献力量，我们从这里起航……今天是二中的学生，明天是祖国的栋梁。”这是一首进军号，激励着学子们奋发向上。今年，将迎来邵阳市二中120年华诞，我忆起了贺绿汀办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故事：他仁心施教，将盲人青年王叔培培养成钢琴专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贺绿汀奉命从华北风尘仆仆赶到阔别多年的上海，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贺绿汀在办学中，既按艺术规律办学，也根据社会需要办学，先后办起了音乐少年班、音乐附中、音乐专修班、少数民族班、音乐干部进修班，使学院形成大、中、小配套成龙，专业、业余教育互相衔接的体制。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上海音乐学院跻身国际一流水平的音乐院校行列。

20世纪50年代初，有位上海盲人青年王叔培，到上海音乐学院报考。贺绿汀和蔼地说：“好啊，你可以试一试，只要能考上，与健康人一样入学。”贺绿汀破例亲自主考。经过三天的特殊考试，王叔培被钢琴系录取。在其五年的寒窗生涯中，贺绿汀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请专人为王叔培编写钢琴盲谱，另派钢琴专家为他开小灶，还特筹集一点外汇，买来全套盲人教材。贺绿汀的精心培育和关怀，王叔培十分感动。上课之余，王叔培刻苦练琴，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学完了所有的课程，195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王叔培深深体会到，因为有党的关怀和帮助，才有了他的一切。他积极要求入党，并于1956年4月24日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

王叔培毕业后该何去何从？此时，一向爱生重才的贺绿汀做出一个特殊的决定：将王叔培留校任教。1956年9月，王叔培被分配在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从事钢琴基础教学工作。王叔培以贺绿汀为自己的楷模，不仅注重学生的专业学习，还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在钢琴基础教育工作中，他严谨治学，认真备课，在课堂教学中言简意赅，要求明确，方法得当。他的学生不论程度深浅，基础好坏，年龄大小，他都尽心尽责。学生们都把王叔培看成是自己的挚友和良师。

1987年10月，王叔培应邀赴西德、荷兰、瑞典访问演出；1993年5月，应邀赴台湾访问演出，反响强烈。

1996年5月，他被评为教授，成为中国唯一的盲人钢琴教育家。

（刘目卿，曾任邵阳日报社社长）

●思想者营地

中医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梅山医药文化浅谈

肖志红

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两大主流。在荆楚文化中有一个重要支流——梅山文化。梅山文化即蚩尤文化，是湖湘文化的祖源文化之一，承载着浓厚的湘中地区民族文化特色。

梅山医药文化是梅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直充满神秘色彩。梅山地区的人民总结生活经验和医疗经验，逐渐吸收了道教、佛教及中原医学的一部分东西，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梅山医药文化包括与医药相关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特别是民间中草药单方、水师正骨术、蛇伤药、止血止痛术、治妇女难产术等，其传承有法、有经、有师。

梅山地区因山高水深，林深草密，人们生息劳作极易摔伤跌伤，常遭蛇咬虫毒，易患无名肿毒、疑难杂症，一批俗称“梅山水师”的郎中应运而生。他们遍布山乡，治病过程均以“一碗水”开场，综合运用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为患者疗伤治病，整个疗程都带着神秘色彩。

梅山中药材资源丰富，梅山水师长期积累、总结出了许多验方。比如，丝茅草，又名冬青，是梅山当地的一种多年生植物，其茎叶可用来搭棚遮雨，干燥后可引火作柴。根可食，味甘清凉，可入药，有止血、清热、利尿之功效，主治咳嗽、吐血、热症等疾病，多作为治疗上呼吸道感染、慢性支气管炎、痢疾、烧伤烫伤、冻疮、乳腺炎等疾病的配方药。在梅山人眼中，丝茅草不仅可以入药，还被视为灵物予以崇拜。他们以丝茅草为服，桐叶当帽，红薯茎作耳环，围着火堆载歌载舞，这是梅山文化特有的习俗。

梅山医药文化是一定历史阶段梅山地区的人民大众所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深刻反映了梅山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生命观、健康观和方法论，兼具科学和人文的双重属性，是中医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梅山医药文化中所谓“不传之秘”的疑难杂症诸方、不治症秘方、跌打接骨奇方之类，被越来越多的人们发掘认识、学习研究、推广应用。

挖掘、保护和传承梅山医药文化的代表性成果，有清代抄本如《梅山骨隙插穴秘法》《少林秘传接骨神方跌打秘方》《精抄道法治病秘术灵符本》《梅山真传道医秘本》等，现代的论著有卿同喜《梅山水师》、王卫国《梅山医俗》、曹曙初《蚩尤故里古梅山文化遗产精粹》，以及新邵的《孙广生骨伤临床经验》等。其中，《梅山真传道医秘本》记载了止血、止痛、接骨等经验。《梅山水师》介绍了梅山水师的由来、演变、发展，梅山水师的基本精神、操作技术、民间方药、治疗实例及经验等等。它们都是研究、传承、应用梅山医药文化非常实用的读本。

目前，梅山医药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工作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新邵正骨术”入选2008年湖南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梅山正骨术”入选2021年湖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药王医药文化”入选2021年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时代的变迁，传承和发展梅山医药文化的年轻人不多，身怀绝技的梅山水师越来越少，用于治疗跌打损伤和红伤骨折的“强盗水”、止血的“止血水”、消热的“雪霜水”、化掉卡喉之物的“化骨水”等梅山水师秘法秘术大有失传之势，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梅山医药文化，择其精华开展抢救和保护工作已刻不容缓。

（肖志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